

題目	日常內視，情境擬態——觀劉瀚之《流汗之夜》	
發表人	程大沙	
發表日期	首次，日期 2011-10-07	
評論對象基本資料	活動/節目/作品名稱	《流汗之夜》
	作者/編創者/導演/策展人	劉瀚之
	主辦/發行/演出/出版單位	台北市文化局
	發表時間	2011-08-13
	活動地點	台北市·南海藝廊
完整評論文章	<p>2011.08.13~2011.08.21 台北市·南海藝廊</p> <p>藝術家劉瀚之的首次個展《流汗之夜》共展出五件作品，皆是機械/器物的呈現，延續了他以往不強調精密技術，但著重思辨的詼諧風格。他無意製作雕塑或建築思維的機械藝術，而是藉著設計可用的器物，來翻玩用途/器具的辯證關係。《流汗之夜》未訴諸互動模式或空間裝置，直接展示了機械成品，並用圖文、短片的形式，呈現藝術家如何和自己創作的器物，一起置身/想像特定的情境。</p> <p>※《流汗之夜》五件作品</p> <p>作品1：步行閱讀留言機</p> <p>這是一個類似手推車的機械。一大卷寫在描圖紙上的「留言」，被安置在這台推車上。欲讀留言者，必須推著這台車子不斷前進，才能慢慢地從捲軸上讀到「留言者」要給的訊息。</p> <p>在閱讀這一大篇無關宏旨的「留言」同時，「被留言者」勢必要「走動」才得以「閱讀/收信」。藝術家親手寫下一大篇留言，又大費周章地製作了這一台「讀留言機」，不無「逼迫讀留言者必須起而行」的意味。</p>	

這對「留言 / 被留言」的雙方而言，都是一件麻煩事。

正因如此，讀留言者勢必被留言者「委婉地攆走」——這是劉瀚之的創作本意。他或許想在不傷及雙方自尊的情況下，留言給對方，傳達出「你給我滾遠一點」之意。這樣羞赧，不願明說，為雙方預留台階，有些逗趣。

但這台「車子」設計，並不是只能「直線行走」。換句話說，讀留言者也可以推著車子原地打轉，同樣達到「讀取留言」的目的。這或許是技術上的瑕疵，但也因此使可發展的「情節」遠超出藝術家想像中的情境。

#### 作品 2：翻書機

一張木質桌面，上有機械裝置，使人可以慵懶地趴在桌面翻書，讓書頁掀起的微風吹拂自己的臉頰。這種「用書吹風」的感覺，重點不在風與皮膚的觸感，旨在捕捉日本俳句般的生活感觸。讓人想起學生時代，或某些恣意虛擲的大好時光。與其說這是一台「翻書吹風機」，不如說是供人享受慵懶的「小確幸機器」。

#### 作品 3：鬆垮矯正機

在展場的圖文說明中可見，劉瀚之設定的情境，是一個憶舊的「我」，在和老朋友 / 舊情人會面前的心理獨白。為了怕自己表現得「太過憶舊」，而顯出「我很在乎你」，因此要使用這台「拉衣服機」——藉著把自己的衣領和襪口「拉高」，來表達「我才沒那麼在乎你呢」的意思。

不過，「拉高衣服」和「我可沒那麼在乎你」之間，似無必然的連結。

#### 作品 4：揪衣領機

從展場的圖文說明可知，劉瀚之設定的情境，是「挨人之前，揪對方衣領」。而被挨的人，可以事先穿戴好這身機器，好讓別人來「揪我衣領」，呈現出一種漫畫橋段的趣味。

#### 作品 5：可攜式窗戶

這是一個可以背在肩膀上的「窗戶」裝置。在日常生活裡，「看著窗外風景」往往意味著一種悠閒的感覺。劉瀚之藉著此件裝置，刻意複製「悠閒生活」。這種漫畫式的顛覆，促成了俳句情懷的產生，也是另一番小

確幸。

### ※消極身體政治的雛型

綜觀這五件作品，我試著歸納《流汗之夜》一些可能的觀察方式：

#### 一、以器物佈署情境

翻玩人與器物的主客關係並不是新鮮事，現代主義以降的文學、戲劇多有觸及；一戰時期義大利的未來主義更直接以怪誕器物為戲劇道具或藝術作品。在《流汗之夜》中，劉瀚之藉著設計「機械」，來關心人際，捕捉生活中微小、真實，令人著迷的神秘片刻。換句話說，他念茲在茲的是日常中的小戲劇，機械本身成為創造戲劇、佈署情境的新奇道具。

#### 二、漫畫橋段式的小確幸

漫畫橋段式的煞有介事、故作鎮定，且不時流露的小古怪、小滑稽、小幽默，是這一批作品的共同調性。那種故作冷漠的抒情，除了反映人的羞語徵狀，也透露出藝術家對「抒情狀態」的小心翼翼。換句話說，機械協助了抒情。人創造機械，機械報以小確幸。

#### 三、內視：假前提的他人即地獄

從研究所時期開始，「順序的吊詭」一直是劉瀚之的命題。例如：《我花了十一分十七秒的時間感嘆這十一分十七秒的流逝》、《來不及》、《星星在說話》等。

這樣的「自我內視」建立在一個看似悖反的模式：以「我(A)」來凝視「作某件事時的我(B)」，並因而衍生「究竟 A 導致 B 或者 B 導致 A」的衝突情境。

A 和 B 是否不為同一猶待爭辯，藝術家卻率先宣告了一種先驗的荒謬情境。他堅持把玩著「用途與用具何者為先」的「雞生蛋 / 蛋生雞」式形上學老命題，並頻頻以自身為「演員」，涉入這個獨角舞台困境。在劉瀚之作品的「戲劇動作」裡，如果真有所謂悖論，也不在於結果，而是因為前提不真。藉著這種弄假成假、指牛為象的技法，表現了一種類沙特的「自己即他人」、「他人即地獄」(註 1)。

#### 四、欲語還羞的故作漠然

對人際關係的在乎，卻又故作漠然，是這批作品的基本姿態。那種刻意「不當一回事」的口吻，和刻意洩露的小幽默，其實佛洛伊德式地說明了「真的很當一回事」。這樣的純真情懷，使人憶起青春年少，不諳人情的羞赧。

整體而言，劉瀚之意欲透過滑稽機械的發明，來創造嶄新的身體語言。新的身體語言意味著新的姿態，更意味著在各種既有的情境中，試圖顛覆已成窠臼的、程式化的人情反應。他與眾不同地開發出某些屬於生活片段的小趣味、小花樣，以及對人際關係的片段速寫——儘管搞笑，仍然抒情。

表面上，這批作品從後設為始（觀察自我），並以對後設的再後設（呈現「自我觀察」）作為呈現方式。但與其以後設來述說它們，不如說是藝術家對「塑造『自我內視』」的執著。他以看似漫不經心的姿態，大費周章地塑造一個被凝視(gaze)的特定角度，以供觀眾及自己凝視。或者說藉著這些機械，劉瀚之實踐著一種表演同時旁觀的雙面欲望。

我認為劉瀚之的「內視」，不僅帶有表演的成份，並以刻意的不假修飾，反映精神分析式擬態(mimicry)的企圖，甚至隱約提示了一種消極身體政治的雛型。這樣一種拉康(Jacques Lacan)式的命題，可以非常政治，也可以不干己事——會通往哪一端呢？在這次個展還不見端倪。劉瀚之的機械系列作品猶有開發的潛力，令人好奇他的下一步。

註釋

1. Jean-Paul Sartre. No Exit. 1944.

參考書目